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一三八回 遣彩鸞空中捧詔 登八境座裡談元

三服、棄海共相訝曰：「明明老道入此廬內，何今日易成吾師之形乎？況師被虎傷已許久矣，此事奇甚。」遂呼齊道兄弟弟，跪而稟曰：「吾師尚留塵世耶？」三緘緩緩出廬，問曰：「弟子等所驚訝者何？」諸子將前後事情細述一遍。三緘曰：「仙家妙術少人知，移步換形妙道施。伏虎降龍因甚事，安為毒虎亦傷之？」諸子聞言歎曰：「弟子等自入門牆，從未見師矜奇立異，金丹大道，原屬平常。故不知仙法為何若，安得不驚？」三緘曰：「這也難怪爾等。」甫言至斯，忽聽半空鸞鳴不已。三緘訝曰：「空中鸞聲高叫，恐上天有詔宣吾。爾等各整衣冠，佇立以候。」諸子領命，排立齊整。鸞鳳口銜一紙，已自空際翱翔而下。師徒拜接後，又拜彩鸞捧詔之勞。彩鸞嘎然一聲，沖天竟去。三緘焚檀跪地，開詔讀云：「混元皇帝詔下：『爾虛無子自奉命臨凡，脫胎三緘，墜入四害之鄉，不忘八德之舉。雖其先迷名利，昏昏未醒。既其後遭磨折，念念能回。萬畝良田，棄而不顧，一心堅固，久亦如斯。且喜不墜祖宗之箕裘，螟蛉作子，猶幸能體仙師之教誨。晝夜勤修，不辭雨雪風霜，四方闡道，何惜仁山天水？萬里傳心，能化人並化物，禽獸亦得真修。宏大道與大經，宇宙自除邪說，數十年辛勤可憫，理受榮封百千載。邪正堪分，應登上品。但上奏且緩須臾，先為吾賞而考道在所切急，待對上天。鸞詔來前，速隨詔至。鳳音繼至，又待音傳。』云云。

緘讀畢，乃謂諸弟子曰：「道祖宣吾入宮考道，爾輩宜在此地靜以候之。」諸子曰：「吾師今登上品，須念弟子等追隨有素，概為提攜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必爾等叮嚀，切可對天自徵上賞。」於是步出臺外，向上一招。當有二三童兒，扶下一隻青鸞，立於身側。三緘飛上鸞背，鸞翅一展，冉冉騰空。諸子翹首望之，竟入雲中，隱然不見，交相喜曰：「吾師上登天府，幸莫大焉。但不識師心將何以安置吾輩？」言已，各歸廬內靜候不提。

三緘乘得青鸞，剛入重霄，瞥見紫霞真人雲頭佇立，忙下鸞背，隨師直到洞府。頃之，碧虛、清虛、凌虛、須無、雲衣諸真陸續俱至。紫霞迎人坐下，三緘逐一參拜。諸真同聲曰：「可賀，可賀！」紫霞曰：「諸兄所賀者何？」諸真曰：「賀爾師徒今見道祖後，朝了上皇，仙品之封，諒自不同也。」紫霞笑曰：「吾弟子三緘雖將大道闡明，全賴群真扶助。三緘見過道祖，奉聞天皇，仙品加升，爾我還是一樣。」諸真曰：「此係爾師徒之功，吾等不過隨事幫助，何功之有乎？」紫霞曰：「三緘所遇諸大陣中，若非群真調停，安有今日！」正談論間，忽有飛天游神手捧飛文，來傳諸真人道祖宮內，有話相議。諸真見道祖宣詔，即乘車駕同往八境宮而投。及到宮門，綠鴨、黃龍諸真亦至。片時之際，八境宮外仙真林立，只候道祖登了八卦臺，方敢入宮，禮行參拜。無如宮門緊閉，未見開展，諸真於是退入集仙廳內一坐。

坐已，黃龍真人曰：「紫霞道兄命虛無子臨凡闡道，今已闡明，入見道祖，自得褒獎。上奏天皇，仙品加升，不待言矣。但靈宅子累阻闡道，前為道祖打入猿兒筐內，永不許出。此彼自作自受，固無足怪。然雖有誤於人，亦有功於人。」爾我入見道祖時，是事周詳，還須保奏一二。」紫霞曰：「真人仁慈在抱，所言極是。俟道祖傳見三緘後，再為保舉不遲。」計議剛妥，只聽仙樂齊鳴，鳳嘯鸞聲與祥光而並至，一金甲力士奔入集仙廳內呼曰：「宮門已啟，道祖駕將臨矣，群真速入。」群真聞報，躡躑躅躅，擁入八境宮中，兩旁靜候。只見宮之內外霞光萬道，寶蓋幢幡遮卻殿庭。報事已過，微聞音樂一派，尚後宮。前一童兒手捧太極，金光四射，咄咄逼人。

捧至八卦臺，飛身直上，肅立於左。頃之，花幡五彩，疊出不窮。化幡過餘，遠望道祖，白鬚白髮，白龍袍服，兩旁羽扇擁著，身跨青角板牛而來。來道八卦臺前，眾童兒扶下板牛，簇擁上臺坐定。宮外鸞笙風笛鐘鼓交鳴，臺下諸真朝參。禮罷，各依次序，左右分行。道祖笑容可掬，向紫霞而謂之曰：「吾遣鸞捧詔書，詔爾弟子三緘，可曾詔到否？」紫霞曰：「承師仁恩下逮，鸞詔久到。三緘已在集仙廳內，待師口詔傳宣。」道祖曰：「傳吾口詔，宣入八境宮來。」

紫霞領命，速到廳內謂三緘曰：「道祖有命，宣爾入見。爾見道祖，凡有所問，須好好答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弟子自知。」遂整衣冠，隨紫霞入宮，朝參道祖。朝參已畢，道祖命立於旁。

三緘稟曰：「小子初入八境，兩旁師尊拱候如林，焉敢侍立？」道祖曰：「平昔師徒之分，不得不分。今日係吾考爾闡道之日也，侍立無妨。」三緘不敢多言，復向道祖再拜，又向兩旁拜舞，然後側立而候之。

道祖曰：「吾道之不明者，由於野方外術生出多端旁迕。出入其門者目極邪教甚靈，欣然學習。偶有所得，結成黨羽，賣道迷人。黨羽愈多，謀起叛逆。豈知邪不勝正，凡若此等，概被聖朝誅及自家，連累九族。不知者遂以先天大道為害人之具，談之恨入骨髓，此吾道之所以壞也。是豈但吾道為然哉？如聖賢之道，原以誠意正心、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事著成書籍，設立鄉學、國學，與子弟輩講明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昆弟、朋友之義，孰識後世儒士，徒以聖賢道理髮為文章，播取功名，稍得寸進，無所不作，而儒門之道已壞。儒門如是，釋道亦然。釋氏以明心見性為尚，不異儒之正心誠意也。且古來佛祖，誰無夫妻子母之屬？既無夫妻子母，是無人倫。若無人倫，則不獨釋不成釋，而道亦不成其為道矣。何世之學釋學道者，輒離父母而入深山，禿首髮而居空林哉？以是觀之，天下之人倫必為釋、道兩門絕之矣。所以吾道不明，王母憂甚，方下懿旨到吾宮內，始命爾脫凡塵世，為世之末明道旨闡之。吾的詢爾，爾下凡界，發明先天大道，究以何者為先？」

三緘曰：「小子不才，恭叨上命。自肩此任，逢人必以五倫為先。既有門徒，亦教以敦倫為急務。」道祖曰：「爾不愧闡道之人矣。天下若無五倫，成何天下？學道不先敦此，道何由成？爾以五倫居闡道之先，是若綱在無有條不紊也。至於先天大道，又從何起手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先教以清心寡慾耳。」

道祖曰：「先天之道，原非可以強求，而下手功夫，端在於清心寡慾。蓋欲不寡則四害時縈念內，儒門所以謂之『己』也。寡之功甚不易始也。物欲滿腔，倏然寡之，則物欲固結於其中，驅之甚難。繼而寡之，欲似能驅，然不生於一時，頃又環繞而踏至。久之用力以寡，物欲稍退聽矣，死於此而寡之功稍有或懈，則退聽者必乘隙而來。是非時時寡之，刻刻寡之，務令私欲淨盡，天理流行不可。儒門以一『克』字盡寡慾之功者，此之謂也。且欲不克寡，豈獨大道不能成哉？其害更有難言者。彼野方外道，滿腔皆奸詐之欲。斂人財帛，必求所得。如其不得，或以妖術致人於死，或以妖術迷人於生。種種行為，人生怨之，天道厭之，猶然詭為人師，相沿惑世之術。吾恐生即漏夫王法，死難逃乎陰刑，無間獄中百千萬年，無有出期矣。何莫非一欲字所害乎？稍知悔悟者，及早回首，倫常先盡，然後清心寡慾，講求金丹大道，方可免從前之罪焉。」

三緘曰：「小子見俗有睹及神像，而傲慢待之，謂上天神祇，尚居彼下者，何也？」道祖曰：「爾試思上天之內，上皇尊矣。爾即學上皇之道，爾猶未成，天上神祇已成爾先矣。後成者為後輩，先成者為先輩。以未成之人而傲慢天神，何不自量！」三緘曰：「如道祖言，天下之不由人倫作起者，皆可以邪道推之乎？」

道祖曰：「是矣。然爾教弟子，於清心寡慾後，歸神煉氣之法，又當何如？」三緘曰：「前降後升，大道平平；明堂之間，丹法所經。發源有本，點滴歸根；日月二宮，神之門戶。欲留乃神，門戶必合；氣煉三週，其功始酌。小子之教如是，不知有合於大道否也？」道祖曰：「聆爾之言，道得正大。但所收門徒，人勝物乎？物勝人乎？」

三緘曰：「小子所收男女，共計六十九人。人道中僅有十餘，餘皆物類也。」道祖佛然曰：「物類能求出身正果，由地獄而昇天堂。人迷於酒色氣財，由天堂而墜地獄。是人為萬物之靈，反不及物之靈，真人不如物也。」遂向左右諸真而言曰：「上天所愛者善人，奈何近年大道不明，成真罕見。今得三緘度卻，人物同成上品，天皇應是歡喜。可於明日朔一朝賀，將名姓道號詳細註冊，進呈御覽。」諸真諾之。

黃龍真人見得是事周備，忙與諸真等一同跪下，為靈宅乞情。道祖曰：「吾非不欲施恩於彼，奈彼累阻闡道，大千天律。欲出

猿兒筐內，尚有所待焉。」言已，袍袖一展，退入宮中。